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論佛洛伊德的 「一個正挨打 的小孩」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主編 張耿嘉 李俊宏 范鈞傑 李冠瑩◎譯
副編 李曉燕 許瑞琳 范鈞傑◎校對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論佛洛伊德的 「一個正挨打 的小孩」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韓誠一 張耿嘉 李俊宏 范鈞傑 李冠瑩◎譯
韓誠一 李曉燕 許瑞琳 范鈞傑◎校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行

論佛洛伊德的「一個正挨打的小孩」/Ethel Spector Person等著.韓誠一等譯.——1版.——臺北市:五南,200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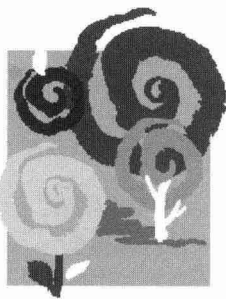
面;公分

譯自:On Freud's:A child is Being Beaten
ISBN 978-957-11-5198-4 (平裝)

1.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 1856-1939)

2.學術思想 3.精神分析學 4.受虐兒童

175.7 97006869



1BVB

論佛洛伊德的「一個正挨打的小孩」

主編—Ethel Spector Person

譯者—韓誠一(439.1) 張耿嘉 李俊宏 范鈞傑

李冠瑩

校對者—韓誠一 李曉燕 許瑞琳 范鈞傑

發行人—楊榮川

總編輯—龐君豪

主編—陳念祖

責任編輯—李敏華

封面設計—哲次設計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3-0891 傳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話:(07)2358-702 傳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8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400元

On Freud's A Child Is Being Beaten

Edited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Contributors

Ethel Spector Person

Jack Novick

Kerry Kelly Novick

Patrick Joseph Mahony

Arnold H. Modell

Leonard Shengold

Marcio de F. Giovannetti

Jean-Michel Quinodoz

Isidoro Berenstein

Rivka R. Eifermann

Marcelo N. Viñar

Copyright © 1997 by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All right reserv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8 by Wu-Nan Book Inc.

此書選自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and Critical Issues” 系列

作者簡介

ISIDORO BERENSTEIN 在 Buenos Aires 精神分析協會的精神分析學會中，擔任訓練及督導的分析師與教授一職，並且曾經是該學會中的會長。他於 1993 年獲頒 Mary S. Sigoerney 信託的 Sigoerney 獎。

RIVKA R. EIFERMANN 在學術界為副教授，於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心理系服務，並且在以色列精神分析機構中負責訓練及督導分析師，曾經擔任過以色列精神分析學會會長。

MARCIO DE F. GIOVANNETTI 為巴西聖保羅學會的訓練及督導分析師。

PATRICK JOSEPH MAHONY 是加拿大皇家學會成員，並在加拿大精神分析學會中擔任訓練及督導分析師。於 1993 年獲頒 Mary S. Sigoerney 信託的 Sigoerney 獎。

ARNOLD H. MODELL 為哈佛醫學院精神科之臨床教授，並在波士頓精神分析機構中擔任訓練及督導分析師。

JACK NOVICK 是密西根大學與韋恩州立大學精神治療系之臨床副教授，並在紐約聯邦學會和密西根精神分析機構中，擔任訓練及監督分析師一職。

KERRY KELLY NOVICK 服務於密西根精神分析機構，並為 Allen Creek Preschool 中的臨床主任。

ETHEL SPECTOR PERSON 為哥倫比亞精神分析訓練及研究中心的訓練及督導分析師，並曾經擔任該機構的主任，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臨床精神醫學的教授，同時是 IPA 副會長及主席。

JEAN-MICHEL QUINODOZ 為瑞士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及督導分析師，以及日內瓦大學精神科的顧問。

LEONARD SHENGOLD 為紐約大學精神醫學的臨床教授，也是紐約大學精神分析機構的前任主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前副會長。

MARCELO N. VIÑAR 為烏拉圭精神分析協會之終身會員與訓練及督導分析師。

序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論文系列【當代佛洛伊德：轉捩點與關鍵議題】的宗旨為促進精神分析學界不同區域間精神分析思想概念之交流。考量不同區域間，甚或在同一區域裡著重處之些微差異，而構想藉由集合一些著名分析師來論述佛洛伊德的某一篇論文——佛洛伊德所體現的我們之共同傳統——以傳布各區域獨特的觀點及其一致與相異處。

每一卷以佛洛伊德一篇經典論文為開端，接著佐以數篇重要精神分析師、精神分析教師或理論家之文稿，每一位作者皆被要求對評論家將佛洛伊德的觀察及理論與當前之興趣及關注連結。此卷（及前幾卷）的非凡之處在於以佛洛伊德原始樂譜所演出的廣闊變奏及疊加上之某些新穎且豐富的旋律。

此卷對於將成為討論跳板的佛洛伊德論文之挑選程序做了一些修正，在之前數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刊物委員會顧問——由世界各地許多人所組成——被召集以對專題著作的主題提供建議，然而此卷因時間限制，我們跳過了徵求顧問之建議，而要求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行政委員會給予提議，清單中的三篇論文再轉知顧問成員並要求成員依喜好評等，《一個正挨打的小孩》是最為廣泛被認可的文章，因為它與 1997 年夏天於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議之主題性特質相契合而在今年顯得特別恰當。

對於顧問成員的建議我加倍的感謝，因為他們除了做成佛洛伊德論文的最終確定選擇外，亦從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師中推薦了他們認為可能對《一個正挨打的小孩》做最佳討論及

著墨於其與當代精神分析的相關性之分析師，他們的選擇之明智，我想，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即將不證自明。

此論文系列的每一卷皆以英語首先出版，且已被或即將被翻譯成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其他三種官方語言，即法文、德文與西班牙文。此外，這一系列也在義大利發行。

我幸運地能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行政主管 **Valerie Tufnell** 與出版品管理人 **Janice Ahmed** 共事數年，唯有透過他們的協同努力、奉獻、技能與耐性，如此的國際刊物出版之冒險行動才得以勉力完成。我的此卷及前一卷的行政助理 **Linda Dagnell** 擔起了手稿謄寫、修訂更新、檢查參考書目及記錄截稿期限等事務。若無我們在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編者 **Gladys Topkis**，她於此企劃的初始即參與且不屈不撓的承諾與獻身，這一系列的書將無以成功問世，她是一位優秀的對精神分析熱衷之人、精神分析的支持者與朋友；而且，由我見解而言，她是這十年間偉大的精神分析編者之一，她能標出我們領域中那些最佳、最主要的部分（且經常使其更具可讀性）。也謝謝 **Gladys** 的行政助理 **Janyce Beck** 她在帶領此卷邁向結尾的路上提供編輯的輸入、照顧與技能，亦謝謝 **Jane Zanichkowsky** 完整且機智熟練的編輯。

前言

儘管我們為了快樂所做的研究是種自我證明，而快樂的追求需要經過痛苦的折磨，這似乎又是違反直覺的。佛洛伊德在《一個正挨打的小孩》一書中極力想處理的就是在理論上如何將快樂與痛苦連結的問題。Jack Novick 與 Kerry Kelly Novick 觀察到佛洛伊德努力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將施虐受虐癖概念化，並提及施虐受虐癖現象在精神分析中有多麼重要。在《一個正挨打的小孩》一書中，佛洛伊德探索了小孩的挨打幻想，其轉變的階段，角色的轉換與男孩、女孩在此幻想的結果與意義上的不同。

對佛洛伊德而言，在女孩，「一個正挨打的小孩」的幻想呈現了三個階段的結果：(1) 幻想者看見她的父親毆打的是她競爭者的另一個小孩；(2) 她被父親所毆打；(3) 父親的代替品，諸如老師，正在毆打小孩（通常是男孩）。幻想者如同第一個時期般，以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出現。儘管第一與第三個階段的幻想是意識上所能記得的，但第二個階段則非如此。通常是第三個階段開始伴隨性的啟蒙。最後，佛洛伊德推想挨打幻想濃縮了這個女孩基於亂倫願望而對施罰者父親的性器愛戀。相反地，在男孩身上，佛洛伊德假定只有兩個階段。儘管意識上的這個幻想是被母親（或其他女性）所毆打，潛意識幻想則如同女孩一般是「我被父親所毆打」。因此，佛洛伊德相信男孩的挨打幻想，如同女孩一般，被對父親的性器愛戀所引燃。而在男孩中則並無類似女孩第一階段的描述。

更通俗地說，佛洛伊德使用「小孩正在挨打」的幻想來探

索幻想本身的產生與結構、發展的過程、在意識與潛意識幻想間的互動，並將他的討論延伸包含了受虐癖與性倒錯現象。

這本書的作者們清楚地展現了受虐癖與施虐癖在治療與理論的面相上仍然保有重要的地位。但在挨打幻想本身是否如今日所展現或是佛洛伊德當時一般，則仍有歧異。有些人觀察在他們的病患裡，這樣的幻想有著某種程度的規律性，而其他人觀察到只有少部分的病患才如佛洛伊德的病患般，在理論推測上是因在當時目睹了學校裡常見的體罰，而將一個潛藏的受虐幻想以「挨打的小孩」在意識上的形式呈現。但沒有任何一位作者質疑過受虐幻想以性或其他形式出現的普及率。受虐幻想的普及率或許可以用精神疾病診斷準則（**Diagnostical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來清楚地檢視，其提及性受虐癖的診斷，僅能由個案涉入受虐的性活動來確立，而非僅是幻想即可。這並非其他如同戀物癖、包含虐待癖的診斷要求（這即便在 **DSM-IV** 亦非必要條件）。受虐幻想是如此地普及，以至於診斷病患若僅基於幻想，便會有過度標籤化之嫌，而或許單就對受虐幻想（此指對立於受虐性倒錯而言），並不必然是某人童年的部分事件，而可能深植於身而為人的樣態中。

佛洛伊德的文本特別證明了至現今仍激烈爭辯的議題——意即，對真實發生毆打的病因學重要性，或是其他在受虐性倒錯與施虐的病理特質上的施虐形式。今日吾人對日益普及的兒童性與身體上虐待的認知，以及我們對嬰兒經驗與在情緒發展歷程中的內在客體關係的瞭解，對病因的產生上有了不同而分歧的觀點。部分分析師放棄相信潛意識衝突或生理上的前致因子是受虐癖的主要病理成因，而偏愛急性或累積的創傷是主要致因的新觀點。結果，究竟是不是如佛洛伊德所言：受虐幻

想是一個幻想（或衝突的願望）自動地產生的原初產物，或大部分是由真實事件所引發，而後被遺忘；如何去區分這些可能性的技術問題，是治療者與理論學家目前的重要議題。相似地，治療者現在也必須評估是否目前的受虐記憶是真實事件的記憶、幻想的產物，或是個被植入的記憶。明顯地，在 1919 年，佛洛伊德開始關切記憶與幻想之間的關係與外在誘發因子是如何決定幻想的意識型態。

並不是只有《一個正挨打的小孩》與現今理論和技術上的問題符節，而且我也相信，它提供了一個可以嘗試將部分現今文化潮流加以概念化的模式（這本書的標題僅能輕微碰觸到此點）。我們生活在施虐受虐幻想（或許如同法律條文般）逐漸成為主流的時代。儘管施虐受虐幻想與這些規律並非常見於今日，但它們的確仍頻繁地被討論、分享、在公眾間互動。

這樣的文化潮流在異性戀者、男同性戀、女同性戀者間被記載，但第一次在 1970 年代的同志毆打者與 SM 酒吧中公開地成為顯學。根據 Frank Browning 在 1970 年代提到，關於舊金山南市場區是「居住在上皮鞭虐待與 SM 酒吧最大的聚集地」（1942, 82）。當愛滋病研究者開始探索同性戀慾求的多種表達方式，「他們驚訝地發現這些男人真的在乳頭上串著金屬鏈並拉扯著，睪丸因皮製束帶而扭轉，嘴裡塞著不知名人士的陰莖，同時從肛門被塞入拳頭與前臂，甚至到了可以感覺到心臟跳動的程度。」愛滋病的流行，在本質上開啟了我們的視野，對非同性戀者在同志世界中施虐受虐形式上宣洩與公開表現有更多瞭解。

但施虐受虐癖並非只是同性戀者的權利。Browning 提到 CBS 主播對 SM 店主的訪談，並發現在店裡，90% 從事這種同性戀的施虐受虐行為的，其實是異性戀者。而非同性戀者與同

志間的區別或許跟這些行為的公開程度較有關，而非盛行的程度。有組織的異性戀者與女同志的 SM 社群，在過去二十幾年中逐漸浮上檯面。1980 年代，女同志間的 SM 團體帶給女性主義一個奇特的挑戰：女同志的 SM 團體宣稱因 SM 性活動被解放，並與傳統女性主義者認為 SM 的情色刊物是反女性這樣的角度產生了公開的政治衝突（見 Faderman, 1991）。

眾所皆知，性活動的被壓抑與允許表達，隨著文化上的程度擺盪，公開的施虐受虐活動逐漸上升的文化背景廣泛地被文化評論家以各種方法廣泛探究。但對其所引涉的圖像與蔓延性，我們的確瞭解了一些事情。在 Susan Sontag 於 1974 年所寫的短文「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中提及「主人與奴僕間的關係，在意識的美學上是無人能及的，沙特曾經用懲罰來妝點他的戲劇：因撕抓而欣悅，即興的裝置與服裝和褻瀆的儀式。現今這個施虐的場景幾乎耳熟能詳。黑暗的色調、皮革的質感、美麗的誘惑，藉口是坦率的，目標是癖喜，而幻想則是死亡」（1980[1974], 105）。Sontag（1980）將注意力集中到法西斯主義的階級識別服飾上：皮革，納粹鋼盔，鋼製項圈，帽子與鐵鍊——被施虐受虐的性給徵召使用，特別是在同性戀中。但這些道具並不僅限於 SM 的同性戀者，同時這些事物也成為許多機車騎士所選擇的標誌。施虐受虐的圖像藉著融入 1970 年代露骨色情影片的情節慣例，諸如黑色的皮革鑲上釘子、帶刺馬靴等，來進到一般社會大眾當中，如同在普遍上，時尚圖片中顯現施虐受虐互動的意涵一般。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當代具有受虐受虐血統的近親是被建構為「身體型塑」運動的活動，這不僅包含了現今誇張的身體刺青與穿洞，也包含了緊身束衣、烙印與用刀所劃的疤口（Leo, 1995）。首次身體穿刺是在同志社群中出現的，但接著

被如紐約、舊金山等大城市的龐克族所接受而蔚為主流時尚風潮。相反地，刺青剛開始出現於機車騎士族群。儘管所有年輕的參與者可能僅僅是順應潮流，嘗試著想表現自己的「壞」，而這種多樣的身體型塑對他們而言可能不具有太多象徵意義。舉例來說，對身體穿刺的想像，象徵著性奴隸且在某時候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受虐樂趣。當我們的朋友，一個心理學教授，問了一個女研究生為什麼要裝上唇環，她不疾不徐地回答：「為了樂趣。」

現今許多大眾文化中利用施虐受虐癖元素的大多居於領導地位，而非從屬者。1967年，「美好的日子」(*Belle de Jour*)這部電影上映時，震驚了世人（因其在諸多心理學文獻面世前便連結了兒童時期性虐待與受虐癖）。而「美好的日子」仍保有其電影的特質，隨著電影的增加，現在文字上深入的描寫施虐受虐的性與其關係，這樣的震驚隨風而逝。在英語世界裡，舉例而言，如藍絲絨(*Blue Velvet: Basic Instinct*)、廚師大盜太太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可倫坡(*Crumb*)的記載，或如 A. M. Homes's 在 "*The End of Alice and Susanna Moore's In the Final Cut*" 裡的文章比比皆是。

接著，我想繞過來提到我們時常在現今文化上遇到將自我標示為倖存者，吹響克服某種來源受難的號角，像是融入了史詩英雄般的篇章。的確，這種倖存者的故事（當然，像集中營或其他大災難的倖存者的真實故事是除外的）經常隱瞞了一種內在受虐的本質，一種透過受難而來的救贖。

佛洛伊德對幻想層次的描寫，表現了當代事件與文章如何提供意識上施虐受虐幻想的素材，現實上的刺激以如此的程度來給予潛意識願望與幻想的意象——儘管當今廣泛地 SM 性活動與重型機車騎士們用法西斯標誌來謳歌並滲透到普羅大眾。

佛洛伊德對挨打幻想的第三個階段的描寫，其因目睹其他兩個人涉入施虐受虐的遭遇而被喚醒，故許多在我們之中的人雖然並未涉入施虐受虐的性倒錯，但仍可能以如同窺視者般被拉入 SM 場景之中，或如你願意的話，將成為與其同行者。我們其中一位撰文者 **Arnold Modell** 將意識中挨打幻想與潛意識中受虐幻想間的關係類推到預知夢與潛伏夢境思考：在佛洛伊德「怪人」(specimen) 幻想（挨打幻想）的關係，如同佛洛伊德所提及日間遺緒由經驗或目睹在臀部的毆打（用藤條），或暴露如同〈湯姆的故事〉一般的文學作品。儘管今日怪人的幻想已然不同，但內在的幻想仍然是相同的。

在先前已為人熟知的著作中，評論者將《一個正挨打的小孩》此一篇章置於兩個歷史的面相：個人的與理論架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8），佛洛伊德其個人生活被對家族的關懷所占據，特別是其身為士兵的兒子們並害怕無法維持其足夠的支援。專業上來說，他在受虐癖本質的理解的嘗試上亦碰到了絆腳石。但《一個正挨打的小孩》並不像其他論文一般被列入先前一系列的著作，反而獨立併為一本文本。如同 **Patrick Joseph Mahony** 觀察到的，在此文本中描述的六個臨床個案有兩個形象特別為人所知——不僅包括了狼人，也有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許多評論家表示安娜的分析迴繞在佛洛伊德的文本，並特別指出對挨打幻想的發掘是她治療的核心。許多人也注意到安娜·佛洛伊德的論文「挨打幻想與白日夢」(*Beating Fantasies and Daydreams*)（為了被認可為會員而於 1922 年發表於維也納學會）就如同其父親的論文，幾乎特別根植於她自己的被分析經驗，甚至到了彷彿在撰文前她沒有見過其他病患的程度（**Young-Bruehl, 1988**）。一些評論者明確地提出這個著名的父親對女兒的分析與各自對於理論上的演繹，

基於特別的轉移—反轉移關係的事實，且或許這個分析本身即被一個施虐與受虐的活動所建構。

當十個評論者要求回溯相同的論文與追溯佛洛伊德的想法彷彿他們被涉入到當下，他們即無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同的迴圈。但是每個評論者強調佛洛伊德文獻中的不同部分，方向導引到其稍後對於受虐癖的構想，而每一個著重在對佛洛伊德重要情節的方法，在今日以不同的理論架構表現出來。

Jack Novick 與 Kerry Kelly Novick 在公開的評述中提到，在《一個正挨打的小孩》中包含了大量的想法足以提供充裕的理由再去探究其深度。這些包含了佛洛伊德對幻想核心：「同內在與外在經驗的整合者」、「幻想的轉化與變換」、「伊底帕斯情結的核心構成了精神官能症」等的堅信。Novicks 的觀點指出佛洛伊德有多麼強調後伊底帕斯發展（post-oedipal development）與其想法的不協調造成了潛抑的動機。

他們亦展現了 1919 年這篇論文中絕佳展現的某些關鍵想法，例如，施虐受虐的自戀成分，與其稍後（1924）對此主題的論文，強調客體關係與孩童被降格到與年輕手足相應的自戀性創傷：「從他們想像中全能的天堂裡被一陣風吹落」因此，佛洛伊德提到了競爭與憤怒點燃了女孩挨打幻想的第一個時期：她的喜悅被連結到父親毆打她憎恨且身為競爭者的小孩。佛洛伊德也展現了潛意識挨打想如何暗示這樣的特質，通常導致稍後生活裡對威權的問題（authority problems）。

但，佛洛伊德對於施虐受虐癖起源的基本理念隨著時間而轉變。其後，他提出情慾受虐癖是原發性的，而非虐待癖轉而對自己施虐；但他仍引述罪惡感與被懲罰的需要是受虐癖的中心。就如同 Novicks 所提：「佛洛伊德發現解決施虐受虐癖理論問題的兩種解答就是將發展上的遺跡延伸到兩端，延伸

回有著原發性受虐癖的口腔期與向前延伸到有著施虐的超我（sadistic superego）與受虐的自我（masochistic ego）此一結構形成的嬰兒時期末端。」

佛洛伊德在 1919 年的論文提到「關於記憶運作的基本論」。女孩挨打幻想的第二個時期，「我被父親所毆打」第一個時期的變形，但這個時期一般來說毋寧說是被回憶起，不如說是被重新建構出來。因此，根據佛洛伊德所言：「基本上……這根本從未真正存在過。」Novicks 註記了佛洛伊德如何強調其複雜性、可塑性與記憶中自然的傾向，是當今在心理學界與精神醫學界關於掩蓋記憶的信度爭辯的核心。

第三個時期的幻想通常在現實因素的刺激下發生，如閱讀《湯姆叔叔的小屋》或目睹在學校的體罰。在這樣的幻想中，老師（或其他父親的代替品）在幻想者的注視下毆打小孩；這個幻想通常伴隨著性的興奮。在此，佛洛伊德利用了 *Nachtraglichkeit* 的理論或其相關著作來解釋幻想的轉換如何發生。因此，佛洛伊德假定了一個內含其轉換情節的發展性的架構，與一個從其在這些挨打幻想階段的臨床現象學上的描述裡，「記憶與幻想間的複雜轉換」。

Novicks 基於由自己資料的觀察，確認了佛洛伊德對男性與女性不同點的觀察。他們確認了短暫時期的挨打幻想可以是女孩正常後伊底帕斯情結的一部分。但一個被修正的，將會成為孩童性心理生活的明顯部分的挨打幻想，即指出了在兩種性別中部分受虐的精神病理（這樣的區別或許可以類推到有時候一個在女孩身上短暫出現的非精神病理狀態的陽具欽羨與被認為病態的固定的陽具欽羨之別）。

Novicks 亦討論了佛洛伊德在 1919 年論文上的限制，一個關於在兩性中身為前伊底帕斯母親角色在受虐癖產生的重

要忽略。佛洛伊德錯誤地將女性特質（femininity）、被動性（passivity）與受虐癖放在等式中，而 Novicks 於其經驗上的研究中並無法展現這樣的關係。但這篇 1919 年的論文是佛洛伊德唯一一篇利用女性當模型而非男性來當作瞭解發展理論。

Patrick Joseph Mahony 指出佛洛伊德這些文本值得我們重視，因其包含了佛氏對於情慾幻想時期轉換的詳盡探究，對於導致潛抑動機最詳細的解釋，佛氏認知中關於男孩、女孩發展的不同分水嶺，並提出了成為其後續理論中繼站的關於受虐癖次發性的解釋（Freud, 1924），與發現超我的前兆（Freud, 1923）。

Mahony 註記了潛意識幻想的分類學，而他們的衍生論點已經被提出。他提到施虐受虐癖的自慰幻想與挨打幻想都是潛在受虐幻想的次型。Mahony 質疑為何挨打幻想，對某些病患而言僅是旁枝末節，而對其他病患則是核心，是持續明顯而潛意識地在施虐受虐方向上影響著人的性格，或是意識上地在有些個案會表現出來。他回溯了文章中被影響與不被影響的證據，這些毆打與浣腸可能都基於挨打幻想。他相信在全然地生理上，受虐癖的個案中於童年時期可能真實地挨打，或與性蕾期的母親有前伊底帕斯的問題。

Mahony 研究中最特別的地方是他的文本分析。他強調從文章標題：「一個正挨打的小孩」傳遞而來的被動性。他是分析師群中提及佛洛伊德對安娜的分析建構出規律來。他引用了佛洛伊德的文字如同真實的證據一般：「在文法上，這標題表現的進展隱喻著佛氏對女兒畸形的誘惑與虐待。佛洛伊德在形式上象徵地毆打她，並混合了她的挨打幻想。」他也記述了許多在佛洛伊德文本中的絕對禁忌症或與其身為安娜的治療師地位的妥協有關。